

孔洞

創作理念

生命的殘缺與創傷，如同發酵良好的「拖鞋麵包」裡大大小小的孔洞，皆是「活過的證明」。本劇以「味覺喪失」作為具象化的心理隱喻，刻畫主角蘇菱雅對完美過去的偏執與對真實傷痛的封閉。劇本運用食物的滋味——從缺乏靈魂的精準紅醬、徒具外殼的失敗麵包，到交疊百味的老滷汁——串聯起生與死、記憶與原諒的母題。透過喪葬業者「阿伯」修補漏水舊厝與安撫喪家的日常，傳達了一份質樸的哲理：萬物皆會毀壞，世間沒有真正毫無破綻的圓滿。唯有不再用硬撐去對抗悲傷，讓苦澀沉澱為底味，人生的滋味方能重新回甘。

故事大綱

廚師蘇菱雅自幼舌尖靈敏，卻在父親猝逝、母親改嫁後，以離開台灣的方式，把自己封閉起來。多年後她帶著一身精湛廚藝與精準公式回台，卻在試菜的當下發現：她嚐不出任何滋味。

回台的第一站，她失敗於廚房的測試，丟了飯碗；第二站，她出現在母親的塔位前，撞見母親的再婚伴侶——曾是家中的過客，如今是守候十年的阿伯。兩人之間積壓的恨與誤解，在靈骨塔裡一次次交鋒。

壓抑的怨懟，隨著一份份從未送出的生日禮物與一段童年記憶逐漸翻湧。她走回漏雨的舊厝，也走回那場早已裂開的家庭現場，終於明白自己失去的不只是味覺，而是面對傷口的能力。直到最後，一碗滷肉飯入口，她才在苦後嚐見微甜，明白所謂回甘，正是承認破洞仍在，卻仍願意把日子過下去。

角色介紹

蘇菱雅

年約三十歲，以華語為主。受過嚴格法式廚藝訓練，相信公式、數字與標準，把精準視為對抗世界的武器。幼時因父親猝然過世、母親改嫁，以「離開」保護自己，在外漂泊十餘年後帶著傷口回台。她失去的不只是味覺，而是感受的能力——怕感受，所以一切都用公式替代。

阿伯

唐舒云的再婚伴侶，以殯葬禮儀為業，說台語，一生習慣把亂掉的東西一樣樣扶回去。他愛唐舒云，也疼惜那個他從未被允許稱呼「阿爸」的蘇菱雅。他不擅長說

愛，卻把愛藏在每一支手製木匙、每一條卡住漏風窗縫的木條、每一天準時送到塔前的茉莉花。他的溫柔是笨拙的、是留在實物裡的。

唐舒勻

菱雅之母，她在現實時空裡已不在場，卻始終透過塔位、記憶、舊配方與揉麵的身影存在於劇中。她既是母親，也是夾在婚姻裂縫中、努力維持日常體面的女人。她獨自消化了婚姻的傷，獨自留下丈夫「完整」的形象給女兒，獨自在舊廚房裡一次次試做那塊「拖鞋麵包」，希望把女兒思念的東西還回去。

蘇父

菱雅童年記憶中的完美父親，他疼愛女兒，卻對婚姻不忠，猝死於情婦床上，帶給唐舒勻無盡的苦痛。他重格調，有品味，與阿伯成為鮮明的對比。

秦夏生

憑藉直覺與生命力做菜的義大利餐廳試用廚師，他用甘草粉入番茄紅醬，以「感覺到番茄太衝」為由，做出有鏟氣的麵。他不分析，他感受；他不計算，他嘗試。他是蘇菱雅的對照，平時說話華台語交雜，但在面試當天特意講華語，只是偶而還是會夾雜一點台語。

小菱雅

童年時期的菱雅。她天真、敏感，卻相信一塊麵包可以縫合兩個大人的爭執。她為 Ciabatta 取名「拖鞋麵包」，那是她童年的美好回憶。

阿金

外在強悍，平日在廚房與人舌戰毫不退讓；然而母親一走，那副盔甲轟然潰散。她的崩潰是第五場的心臟，她問不出「媽媽最喜歡什麼花」，正是蘇菱雅隱形的鏡子。

David

香港人，義式餐廳副廚，話多、反應快，粵語、英語、華語三語混用，他看似插科打諢，其實對料理很有感，能第一時間吃出夏生料理中的「鏟氣」。

Daniel

餐廳主廚，專業、嚴厲、判斷精準。他代表料理世界最冷酷也最本質的一面：食物終究要由舌頭，而不是公式來裁決。角色語言以華語夾英語為主，簡短、銳利，具權威感。

姜燕

靈骨塔與殯葬從業人員，沉穩內斂。與嬌嬌共同呈現了殯葬日常的煙火氣，並在旁見證了菱雅與阿伯的衝突。

嬌嬌

靈骨塔與殯葬從業人員，嘴快、反應快，常在失言與熱心之間來回。她與姜燕讓喪葬場域不只剩悲傷，也有世俗人情與勞動質地。

老闆娘

西餐廳老闆娘，蘇父的外遇對象。在過往時空中，話裡常帶經營者的分寸與試探，隱晦且具攻擊性地揭露了蘇家表象下的裂痕。

分場大綱

第一場：無味之味

廚藝測試現場，氣氛如戰場。蘇菱雅憑精準公式料理番茄紅醬麵，擺盤完美、數值無誤，卻在試味時發現自己嚐不出任何東西，慌亂地一再加鹽。主廚 Daniel 當場宣判：她的麵「精準、正確，但難吃」——是一具防腐處理過的屍體。秦夏生與她成了鏡像對比：他憑直覺加甘草粉，做出有「鑊氣」的活麵。蘇菱雅落敗，以一把插入麵盤的叉子宣洩憤怒，高跟鞋聲撞擊著每一個人的沉默，大步離去。

第二場：塔前生日

母親祭日與自己生日重疊的這一天，菱雅來到靈骨塔，在那裡吐露失去味覺的苦與對母親的心結。然而守著塔位的人，竟是她最不想見的阿伯——母親的再婚伴侶。阿伯帶來十年份的手製生日禮物：木試匙、拖鞋吊飾、空白記味簿……蘇菱雅拒絕接受，兩人的對峙從怨恨延伸到「誰是家人」的根本拉扯。禮物被掃落地，一隻木拖鞋應聲裂開。

第三場：甜中帶酸

時空倒轉到童年生日宴。小菱雅第一次吃到 Ciabatta，高喊「拖鞋麵包」，逗得全桌大笑。然而餐廳老闆娘與父親之間過於熟稔的默契，讓唐舒雲的話語忍不住綿裡藏針。蠟燭點起，小菱雅閉眼許願：希望爸爸跟媽媽都高興，希望自己以後會做好吃的麵包。這個願望，讓「拖鞋麵包」從食物升格為一個家的幻影與遺願。

第四場：雨落舊厝

回到舊家，蘇菱雅獨自反覆試做 Ciabatta，桌上積了一排失敗的麵包。雨夜，阿伯持鑰進門修窗換盆——他對這間屋子的熟悉，讓蘇菱雅無法忍受。衝突中，一張油

漬舊菜單從收音機底下掉落：上頭有小菱雅孩童筆跡寫的「拖鞋麵包」，旁邊是唐舒云補記的食譜。過往時空亮起，母親也在同一張桌前試做這款麵包，阿伯吃下每一次失敗的成品，兩人之間的情感在漏水聲裡悄悄升溫。現實中，阿伯留下鑰匙後離去，蘇菱雅第一次不再數公式，只是揉麵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

第五場：活人的工課

靈堂外，阿伯仍舊把簽名簿、香盤、毛巾一樣樣擺正，把哀傷化為一種有秩序的勞作。菱雅站在喪事邊緣，看見的已不只是那個「闖進她家」的人，而是一個始終在替活人收拾現場的人。這一場讓喪葬不只是死亡儀式，也成為一種人生隱喻：死人需要送行，活人更需要學會如何留下來。

第六場：回甘

深夜小吃攤裡，喪禮過後，阿伯、菱雅與夏生同桌吃一碗再平凡不過的滷肉飯。阿伯緩緩告訴蘇菱雅：父親並非意外猝逝，而是在外人的床上離去；而那時，母親腹中還懷著一個從未出生的孩子。這個被隱藏多年的真相，像老滷裡最深的苦底，沉甸甸落下。蘇菱雅內心震撼，她拿起筷子，夾起一口滷肉，慢慢咀嚼——那是她許久未曾感受過的，複雜的、多層次的、有時間重量的滋味：苦底、甘味、深肉香，以及說不清楚的什麼，像母親曾坐在這裡的那個夜晚，與她現在重疊了。

整體舞台原則：全劇採共構式舞台，固定主體為中央工作台、左右兩組可兼層架／框景的立面，以及後方小高台。換場不做大規模撤換，主要依靠燈光、音效、演員調度與少量標誌物轉換時空；大型家具與主要結構盡量不移動，只以工作車、白布、餐桌布、花籃卡、清潔車、塑膠椅等輕便道具完成辨識。

第一場：無味之味

場景：餐廳廚房／出餐區。

舞台設計建議：固定主景即為全劇共用的中央工作台、左右框架與後方小高台。第一場在中央台面上放鍋具、砧板、少量調味料與兩盤麵，左右框架保留餐廚工作感；備料／出餐車作為唯一明顯行動件。餐廳的壓迫節奏主要靠金屬燈色、火聲、切菜聲與人物奔走建立。

人物：蘇菱雅、秦夏生、Daniel、阿金、副廚 David

△【音效】巨大的金屬撞擊聲、爐火轟鳴聲、緊湊的切菜聲，交織成戰場般的背景音。

△幕啟。廚房如戰場。副廚 David 誇張地拿著兩塊抹布，像指揮交通一樣在兩個料理台間奔跑。

David：（港式口音，對著右舞台大喊）哇！大佬！火燒山啦！你的火開那麼大，是要把眉毛燒掉當佐料喔？（衝過去幫秦夏生關小火）秦夏生！你這哪裡是煮義大利麵，簡直是在煉丹！

Daniel：（站在高台，手持計時器，聲音宏亮）Fire! Fire! 這是最後一道測試！題目是「Pomodoro」（經典番茄紅醬）。（大聲強調）越簡單，越難藏拙！你們只剩最後五分鐘！

阿金：（坐在櫃台邊緣，離戰場遠遠的，對著鏡子補口紅）吵死了，你們的聲音比抽油煙機還大。能不能優雅一點？

David：（一邊擦拭秦夏生噴出來的醬汁，一邊碎念）阿金姐，妳好命啊，我在這做牛做馬，妳在那邊畫畫。小心等一下 Daniel 把妳的手剁下來做鳳爪！

阿金：（斜睨一眼主廚 Daniel）他捨不得～

David：（翻白眼，大聲嘆氣）癡線！老虎都敢摸屁股。

△焦點轉向左舞台蘇菱雅。她拿出一個電子秤，還有紅外線溫度槍。動作精確，像在執行手術，卻有某種過分用力的緊繃。

David：（像發現新大陸一樣湊過去，大聲驚嘆）哇！小姐，妳這是在做實驗喔？（指著電子秤）連鹽巴都要過磅秤？煮個麵還要算數學？（讀出蘇

菱雅寫在板子上的字）番茄酸度 PH 4.2？（David 瞪大眼睛）有沒有搞錯？我們是在煮紅醬，不是在造原子彈耶！

蘇菱雅：（動作僵硬，機械化地回答）味道不是運氣，是結構。酸要怎麼收，甜要怎麼墊，尾韻怎麼留，都有方法。

△焦點轉向右舞台。秦夏生抓起一大把羅勒葉，高高舉起，在空中用力「啪」一聲拍下去！動作大得像在打排球。

David：（被嚇到跳起來）咳咳！哇，這麼猛？（對著秦夏生喊）大哥，羅勒是用拍的？這招好像我阿嬤在廟口「祭改」打小人喔！啪一聲，鬼都跑光啦！

Daniel：Shut up, David! Check the pasta!（檢查麵條！）

David：Yes, Chef!（馬上立正）聽到沒？大佬叫你們查麵條啦！

△蘇菱雅拿起湯匙試味道。她喝了一口，表情困惑。再喝一口。眉頭微微蹙起，不是嫌棄，而是像在辨認什麼已經消失的東西。

△【音效】尖銳的高頻耳鳴聲「噏————」響起，壓過環境音。一秒。兩秒。她閉上眼，強迫自己再試。

△她開始慌張，抓起鹽罐，用力抖了好幾下。動作越來越大，像在用外力逼出某種感覺。

David：（看到蘇菱雅的動作，衝過去抓住她的手）喂喂喂！小姐！妳瘋啦？妳剛剛已經放了三次鹽巴了！現在還要加？妳要把客人鹹死喔？

蘇菱雅：（推開 David，神情焦慮，聲音低到像在說給自己聽）不夠……我覺得不夠……沒有味道……

David：（指著鍋子）那整鍋都是鹽耶！妳舌頭壞掉喔？

蘇菱雅：（心虛大喊，但眼睛移開——她自己也不確定）比例不會錯。這個平衡我算過，也試過，理論上不可能走掉。

Daniel：（大吼）Time's up! Hands off!（時間到！手離開！）

△兩人停手。

△David 端著兩盤麵走到舞台中央的長桌。

阿 金：（走過來）哇，這才叫義大利麵嘛！捲得跟塔一樣高，多漂亮。（嫌棄地指著秦夏生的）這盤是什麼？土石流喔？醬汁都滿出來了，髒死了。

Daniel：（走下高台，氣場強大）David，你先試這盤豬食。

David：（苦著臉）蛤？又是我？每次奇怪的東西都我先試……（拿起叉子，誇張地挑起秦夏生的麵）這擺盤……真的很像車禍現場耶。大哥，你美術是體育老師教的喔？

秦夏生：（憨笑，聲音宏亮）我……習慣動手……好吃的東西都要（台語）「趁燒」，擺太久會冷去。

△David 吃了一口。突然定格。眼睛瞪得像銅鈴。又塞了一大口，發出巨大的吸麵聲「簌簌簌！」

阿 金：幹嘛？中風喔？

David：（轉頭對 Daniel，興奮地比手畫腳，聲音激動）Boss！這不行！這外觀零分，但是……（拍大腿）這味道有「鑊氣」啊！番茄是活跳跳的，那個羅勒的味道像一拳打在臉上！爽啊！

Daniel：（挑眉）鑊氣？這裡是義大利餐廳，不是大排檔。

David：（小聲對 Daniel）可是 Boss，真的好吃過上次那個米其林二星的……

Daniel：（冷冷地）閉嘴。（Daniel 親自試吃秦夏生的麵。咀嚼。停頓。）……粗魯。番茄皮也沒濾乾淨。但是，（銳利地看著秦夏生）這裡面有一股特殊的甜味。你加了什麼？

秦夏生：（抓抓頭，誠實地說）我加了一點……甘草粉。

蘇菱雅：（震驚地大喊）甘草粉？那是中藥！你在義大利麵裡加中藥？這是不入流的！道地的義大利廚師絕對不會這樣做！

Daniel：（轉身走向蘇菱雅，語帶嘲諷）入不入流，舌頭說了算。（看向蘇菱雅的麵）外觀，滿分。教科書等級。

△Daniel 捲起一坨麵，送入口中。全場安靜。他慢慢咀嚼。……Daniel 放下叉子，

金屬碰撞聲在安靜的舞台上顯得刺耳。

Daniel：妳用了聖馬扎諾番茄，酸度調整得很完美。

蘇菱雅：（鬆了一口氣，恢復自信）是的！我測量過，今天這批番茄酸度大概在 pH 4.2 左右，我加了 3.5 克的糖去平衡。這是黃金比例。

Daniel：（冷冷地）如果是做罐頭，妳是滿分。

蘇菱雅：（笑容僵住）……什麼？

Daniel：妳的數值是對的。但是妳沒吃出來，今天的番茄比較「生」嗎？它的酸是死酸，不是果酸。妳用糖去壓它，結果呢？（將盤子推回去）變成了番茄醬。甜味和酸味是分開的，像兩個吵架的夫妻硬被綁在一起。

蘇菱雅：（急辯）可是公式上說……

Daniel：（打斷，聲音嚴厲）公式是死的，番茄是活的！秦夏生為什麼加甘草粉？因為他感覺到番茄的酸氣太衝，他用甘草的「回甘」去包容它，而不是用糖去「對抗」它。這就是為什麼他的麵有生命，而妳的麵……

蘇菱雅：（顫抖，聲音幾乎失聲）……是屍體？

Daniel：而且是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。精準、正確，但是難吃。（停頓，看一眼蘇菱雅緊握的手）一個廚師如果只相信儀器，不相信自己的舌頭，那妳不如去工廠做品管員。（轉頭看秦夏生）秦夏生，你留下試用。蘇小姐……妳回法國吧，或者去實驗室工作。

蘇菱雅：（崩潰大喊）等等！這不公平！他的作法根本是亂來……

David：（在旁邊小聲補刀）小姐，其實妳煮得很漂亮啦，真的很漂亮，像……像那個蠟像館的食物，只能看不能吃……

蘇菱雅：（猛然轉頭瞪 David）你閉嘴！

David：（縮回去，舉雙手投降）哇，好兇。現在的年輕人火氣都這麼大，要喝涼茶降火啦。

阿金：（塗著指甲油，涼涼地說）哼，我就說這種只會背書的「高材生」，根本經不起實戰。妝化得再美，也不過就是個花瓶。

△蘇菱雅身體僵住，看著秦夏生同情的眼神——那是對她最大的羞辱。她的眼眶泛紅，但她不讓自己哭。

蘇菱雅：（咬牙）我不需要你的可憐！

△蘇菱雅看著眼前那盤「完美的屍體」。她突然抓起桌上的叉子。眾人以為她要攻擊人，嚇得倒退一步，只有秦夏生向前靠近蘇菱雅。

秦夏生：小姐妳鎮定！

△蘇菱雅高舉叉子，狠狠地、垂直地「刺」進那盤麵的中心！【音效】巨大的瓷盤撞擊聲「鏘—————！」迴盪在劇場。

△叉子孤零零地立在麵條中，像一座荒謬的墓碑。

蘇菱雅：（鬆開手，聲音顫抖但堅決——她在跟自己說）我說了，我不需要。

△蘇菱雅轉身，頭也不回地大步離去，高跟鞋的聲音撞擊著每一個人。

△David 看著那把立著的叉子，吞了一口口水。

David：……哇，這一招「插香」，比摔盤子還恐怖……（心疼地撿起一根麵）蘇菱雅！浪費食物會被雷公劈的！這麵條很貴的耶！（對秦夏生喊）喂，新來的，還看？以後你就是我的細佬，皮繃緊一點，這裡可是地獄廚房！

阿金：歡迎來到地獄。

David：（對阿金）妳才是閻羅王啦！

△David 塞了一把秦夏生的麵進嘴裡，滿足地嘆氣。

△燈光漸收，最後只留一束光打在那把立在盤子上的叉子上。

△暗燈，換場。

第二場：塔前生日

場景：靈骨塔走道／塔位前。

舞台設計建議：不換主體結構，只將中央工作台覆白布成供桌，左右框架保留空架感，各自點綴少量塔燈、名牌、花瓶即可；塔位走道感交由冷白燈、回音與人物動線形成，不搭整面塔牆。另有道具清潔車與摺梯。

人物：蘇菱雅、阿伯、姜燕、嬌嬌

△【音效】上一場金屬叉子插入瓷盤的「鏘」聲，餘音拉長，漸漸變成塔位區空空的回響。

△冷白燈亮。

△姜燕踩在摺梯上，更換高處塔位前的枯花。嬌嬌推著清潔車，嘴裡咬著抹布，一邊噴玻璃、一邊哼流行歌。

△蘇菱雅進場，戴著口罩、墨鏡，像不想被任何人認出。她停在塔位前，確認左右無人注意，才慢慢摘下口罩與墨鏡。她的臉，不是在廚房裡那種緊繃，而是更老、更疲倦的神情。

嬌 嬌：（背對她，還在擦）姜燕，妳有沒有聞到？今天茉莉很香耶。

姜 燕：（站在梯上）是阿伯清早先送來的。你別把花瓶碰翻。

嬌 嬌：我哪有一一

△清潔車輪子卡住，發出刺耳聲。嬌嬌使勁一扯，整台車往前衝，差點撞到供桌。

△蘇菱雅下意識退開一步，皺眉。

姜 燕：嬌嬌妳啊，手若比嘴穩，早就升職了。

嬌 嬌：（把抹布扯下）我嘴若不快，這裡會悶死好不好。

△兩人又各忙各的，沒有真正注意蘇菱雅。她點香，卻點了兩次都沒點著。

△嬌嬌瞄見，推著清潔車靠近。

嬌 嬌：小姐，火要這樣一一

蘇菱雅：（立刻收手）不用。

△嬌嬌一愣，聳肩，推車繞到另一側。

△姜燕已從摺梯上下來，抱著一束換下的枯花，經過蘇菱雅身邊時，像覺得她眼熟，停了一下。

姜 燕：妳是——

蘇菱雅：（不看她）不是。

△姜燕一怔，沒有追問，抱花往後場去。

△蘇菱雅終於點著香，插上。她站在那裡，低著頭，像在等什麼開口的許可。

蘇菱雅：媽。（停）我嚐不出來。（更輕）一點都嚐不出來。妳以前不是說我從小舌頭刁，鹽多半粒都吃得出來。爸還笑我，說別人是養女兒，他是養了一張品鑑師的嘴。（笑了一下，立刻僵住）現在好了，我什麼都吃不出來。番茄、鹽、奶油、羅勒，通通像紙灰。不對，紙灰還有味道，我吃的像……被人抽掉魂的東西。

△她抬頭看母親塔位。

蘇菱雅：今天是妳的祭日。也是我生日。你們以前都說，生日要吃好一點。現在我……（聲音幾乎斷掉，她壓下去）是妳在怪我嗎？怪我十幾年沒來。怪我連妳最後一面都不肯好好看。還是妳根本也不想看到我？

△後場小門開。

△阿伯手裡拿著一小束新鮮茉莉，肩上搭著白布，正準備進來。

△他一抬頭，看見塔位前的蘇菱雅，整個人定住。那種定，不是驚訝，是那種等了很久、真的等到了，卻不知道先說什麼的定住。

阿 伯：（失聲）小……小雅？

△蘇菱雅背一僵，慢慢轉過來。她一看見阿伯，臉色立刻冷下去，方才那點將潰未潰的軟弱瞬間武裝藏起。

蘇菱雅：……原來是你。

阿 伯：（不敢相信，往前一步）真正是妳。小雅，妳轉來矣（ah，啊）？（又忙著把衣襟扯平，像這個動作可以掩蓋什麼）妳來看恁媽媽？按呢好，按呢好。

蘇菱雅：哪裡好？

阿 伯：妳若來，伊會歡喜。

蘇菱雅：你怎麼知道她歡喜？你現在連她在塔裡想什麼，也代她說了算？

阿 伯：（被堵了一下）我……我無按呢講。只是一一

蘇菱雅：只是你很習慣替她回答。生前是，死後也是。

△阿伯手裡的茉莉微微一顫。

△姜燕正好抱著空花瓶回來，見氣氛不對，停在遠處。嬌嬌也立刻從清潔車後探頭。

阿 伯：小雅，莫按呢。（努力放緩）今仔日是妳生日。

蘇菱雅：你記得倒清楚。

阿 伯：妳阿母逐年攏會記得。伊若記，我嘛記。

蘇菱雅：（冷笑）真感人。

△阿伯被那笑刺了一下，卻仍鼓起勇氣。

阿 伯：妳等我一下。

△他快步往後場小門去。

△蘇菱雅一見他要走，立刻也要轉身離開。

△嬌嬌眼明手快，把清潔車整台橫推過去，正好卡住走道。

蘇菱雅：讓開。

嬌 嬌：喔喔喔，不好意思，卡住了卡住了。（嘴上說卡住，身體卻故意用屁股頂住車）這個輪子壞很久了。

蘇菱雅：妳聽不懂國語嗎？我說讓開。

嬌 嬌：（也火起來）我聽得懂啦，可是妳講話不用每句都像在開除人吧？

姜 燕：（把花瓶放下，過來扶住清潔車）小雅，妳等一下阿伯好嗎？

蘇菱雅：不要叫我小雅。

姜 燕：……好。蘇小姐。妳等他一下。

蘇菱雅：為什麼？

嬌 嬌：因為他剛剛那個臉，像死人忽然坐起來一樣，我第一次看他這樣。（發覺失言）不是，我是說——

姜 燕：妳少說兩句。

嬌 嬌：（忍不住）是真的嘛！姜燕妳也知道阿伯平常天塌下來也先把花放好、放整齊，剛剛茉莉都快被他捏爛了。

△蘇菱雅不說話，只冷冷看著兩人。

△姜燕把清潔車慢慢推開，卻沒有完全讓開，像一道軟性的門。

姜 燕：他每天都來這裡。換花、擦塔位、跟妳媽媽講幾句話。講妳小時候，講妳在外國不知道吃得慣不慣。

蘇菱雅：（冷冷）他還真有空。

嬌 嬌：他哪是有空，他是——

姜 燕：嬌嬌。

嬌 嬌：好啦。（憋不住，又說）反正他很少這麼慌亂。我們本來以為他這輩子大概就守著塔位跟喪家了，誰知道——（打量蘇菱雅）妳一出現，他整個人像被雷打到。

蘇菱雅：我跟他沒關係。

嬌 嬌：（嘴比腦快）沒關係他幹嘛每年——

△姜燕立刻踩她一腳。嬌嬌痛得跳起來，差點撞翻清潔車上的噴瓶。

△噴瓶掉下，蘇菱雅下意識伸手去接。

△她穩穩接住，動作俐落得像在廚房接飛鍋。

嬌 嬌：（忍痛還不忘看）哇，反應真快。

蘇菱雅：（把噴瓶放回去）我不是來表演的。

△後場小門猛地又開。

△阿伯雙手抱著一條長長的白布包裹，布頭繫得整整齐齊，像捧著一具小小的什

麼。

△嬌嬌一看，眼睛睜大。

嬌 嬌：阿伯，你捧那個樣子很像——

姜 燕：閉嘴。

△阿伯小心翼翼把白布放到供桌上。

△蘇菱雅一看那包白布，臉色更沉，像被冒犯了。

蘇菱雅：你連這裡都要搞喪葬那一套？

阿 伯：這毋是彼款物件。（手有些抖，解開白布）我想講，總是愛用一塊較清氣的布包。

△白布慢慢攤開。

△裡頭不是遺物，不是法器，而是一排排用報紙、棉布、舊菜單紙包好的小東西，依年份綁著細繩，整整齊齊。每一包上頭都寫著一個年紀：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……一直到三十。

△嬌嬌忍不住湊上前，姜燕也一震。

嬌 嬌：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，一直到三十……阿伯，這是啥？

阿 伯：（對蘇菱雅）這攏是妳的。本來想講，若有一工妳轉來，就交予妳。若妳無轉來……我就替妳收佇這。

蘇菱雅：（盯著那一排包裹）你想要做什麼？

阿 伯：無做啥。生日禮物爾爾。

蘇菱雅：十年份的生日禮物，一次攤在我媽塔前，叫而已？

阿 伯：（一時不知如何接，只能笨拙地拆第一包）這個，是妳二十一歲彼年做的。

△他拆開，是一支細長的木匙。不是一般家用湯匙，而是廚師試味用的小匙，匙身細，柄長，打磨得極滑，木紋溫潤。

阿 伯：妳阿母講，妳欲做總舖師。我想講，煮物件的人，攏愛有一支家己慣手的湯匙仔。這支是檜木做的，柄較長，手若澹（tâm，濕）嘛袂滑。（有點

不好意思）木料……是做壽材賸落來的角仔料。我想，死人無欠這一角，活人若多一支合手的湯匙仔，較要緊。

△嬌嬌不自覺伸手想去碰，又縮回。

嬌 嬌：壽材邊角……做試味匙。

姜 燕：（低聲）活人的東西。

△阿伯又拆開第二包。裡頭是一雙極小的木拖鞋吊飾，鞋面圓圓胖胖，像兩塊切開的麵包。

阿 伯：這個是妳二十四歲彼年。妳阿母講，妳細漢第一擺食著一款外國麪，歡喜甲一直講「淺拖仔麪、淺拖仔麪」，講三日攞講袂停。我就刻一雙淺拖仔……

△蘇菱雅臉色明顯一變。

△嬌嬌已經忍不住拿起一隻小木拖鞋，套在手指上，像玩偶般動兩下。

嬌 嬌：好可愛喔——

姜 燕：（奪下）妳別亂碰！

△阿伯又拆第三包。這次是一冊巴掌大的黑皮小簿，封面沒有字，打開內頁，每頁頁角用不同顏色標上「酸、甜、苦、鹹、香」。

阿 伯：這個，是妳二十七歲彼年。彼年妳阿母開刀，講話較無元氣，毋過有一工伊熊熊講，廚子應該有一本記味的簿仔。我聽毋是蓋有，就問伊啥物叫記味。伊講，像食著一喙真正好的物件，喙舌會記得，心肝嘛會記得。所以我就做一本空的。想講，等妳轉來，妳家已寫。

蘇菱雅：（終於開口，卻極冷）你們私底下到底把我說成什麼樣子？

阿 伯：無講啥。只是——

蘇菱雅：只是她把我小時候吃過什麼、長大要做什麼、喜歡什麼、習慣用什麼，都一樣一樣告訴你。而你，就這樣理所當然收下。再理所當然替我準備。再理所當然覺得，有一天我會接。

阿 伯：我無感覺妳一定會接。我只是——

蘇菱雅：你只是很會演。演一個默默付出、什麼都不求的好人。十年的禮物、十年的守候、十年的茉莉，真好看。你是不是很高興這種場面？活人站在死人前面，最容易心軟，最不敢翻桌。

嬌 嬌：（忍不住）喂，妳這樣講也——

姜 燕：嬌嬌。

阿 伯：（沉下來）小雅，妳若無欲收，我無勉強。毋過妳莫以為我勢算！

蘇菱雅：那你現在在做什麼？不是算計，是什麼？你把這些一件一件攤開，不就是要讓我看見——你多有心、我多沒心；你多像個父親、我多像個白眼狼？

阿 伯：（第一次被逼出火）我無欲妳叫我阿爸！

△全場一震。嬌嬌手上的抹布掉到地上。姜燕彎身去撿。

阿 伯：（氣息亂了，卻還撐著）我做遮的（tsia—ê，這些），毋是欲愛妳認我。是因為妳阿母掛心妳。伊掛心的，我就記。按呢爾爾（niā-niā，而已）。

蘇菱雅：（逼近供桌）那我呢？我有說過要讓你記嗎？有說過嗎？我有說過願意讓一個——（狠狠盯住他）讓一個辦我爸後事的人，來接手我後面的人生嗎？

阿 伯：（胸口一窒）妳爸仔的後事，彼是我的工課（工作）。妳後面的人生，我無資格接手。我嘛無接過。

蘇菱雅：你住進來了。

阿 伯：我住入去，毋代表妳就著愛認。

蘇菱雅：可是你們誰都沒問我。你們只管大人的傷口，大人的寂寞，大人想要的活下去。小孩子要不要接受，要不要懂，要不要看著你們重排座位、重寫稱呼，好像一點都不要緊！

姜 燕：（忍不住，往前一步）蘇小姐——

蘇菱雅：妳不要插嘴！

△姜燕被震住。她沒有退，只是把撿起的抹布慢慢折好，放回清潔車上。

阿 伯：（看著菱雅，聲音低了）著。彼時陣，無人問妳。這句妳講得著。

△蘇菱雅一愣。她顯然沒料到他會這麼接。

阿 伯：妳阿母無等妳哭煞。我嘛無等。這是阮欠妳的。

蘇菱雅：（像被刺到，立刻又硬起來）現在承認，有用嗎？十年後拿幾樣手工藝品來補，就有用嗎？

阿 伯：補袂平，我嘛知。

蘇菱雅：那你還拿出來做什麼？

阿 伯：（也逼近一步）因為我看妳一面欲走，一面閣來。妳若真正無要意，今仔日袂站佇遮（不會站在這裡）。妳喙（嘴）講欲走，跼卻釘佇（腳卻釘在）恁阿母面前。妳面皮繃甲欲破，話攏講倒反。妳毋是無代誌，妳只是牛屎龜撐石枋，硬死擋而已。

嬌 嬌：（小聲）牛屎龜……

△姜燕拉嬌嬌一下，要她別插嘴。

蘇菱雅：（反擊）死撐的人是你吧！你明知道我討厭你，還一年一年做，一年一年等。你到底在等什麼？等我有一天突然感動，覺得一個從「墓仔埔」走出來的人，也配坐我爸留下的位置？

嬌 嬌：（顧不得姜燕的阻攔，往前）喂！「墓仔埔」怎樣？我們這行——

姜 燕：（一把拽回她）嬌嬌！

△嬌嬌被拉住，還氣得直喘。

阿 伯：（眼神終於冷下來）妳看，妳就是按呢。妳罵我，罵阮這途，罵一个墓仔埔出世的人，罵甲親像離阮較遠，妳就較清氣（乾淨）。（指著那冊小黑簿）毋過妳彼的本事、彼个喙、彼个高級，若真正靠會坐（靠得住），妳今仔日毋免轉來遮（tsia，這裡）。

蘇菱雅：你少自以為懂我！

阿 伯：我毋捌（m̂bat，不懂）妳全部。毋過我知影一項——一个人若主心定，袂按呢一句比一句較刺。

△蘇菱雅像被逼到牆邊，猛地一揮手，把供桌上一排禮物全掃落地。

△【音效】木器、紙包、簿冊、細小吊飾同時墜地，清脆凌亂。

△姜燕立刻蹲下去撿。嬌嬌也跟著撲下去，想救那雙拖鞋。

嬌 嬌：裂了……

姜 燕：（一邊撿，一邊低聲）先收，先收。

蘇菱雅：（胸口劇烈起伏）不要拿這些東西來收買我。我不收。我更不會因為你裝得多像一個好人，就忘記你是怎麼進我家的。

△阿伯慢慢蹲下，撿起那隻裂掉的小木拖鞋。他沒有立刻發作，只是用拇指輕輕摩挲那道裂痕，像在確認它裂到哪裡、還能不能黏回去。

阿 伯：（很慢）這雙，我刻兩晚。第一晚刻歹去，第二晚閣重來……

△他抬頭。這一次，他不再討好，也不再委屈，而是第一次真正直直地看她。

阿 伯：小雅，我毋是來求妳原諒。我只是共妳阿母掛念的物件，交還予妳。妳若毋收，無要緊。毋過妳袂使一面將死人捧懸懸（高高），一面將活人踏低低！

△蘇菱雅整個人一僵。

蘇菱雅：死人？你說的是我爸？你沒資格講我爸！

阿 伯：我無欲講伊（我沒有要說他）。是妳逐擺攏共伊捧甲懸懸懸（是你每次都把他捧得高高的），上正（最正），無半點破空（破洞）。親像伊死去，就永遠是著的（對的）。親像活咧的人，只要繼續喘氣，就攏該死。

△蘇菱雅張口，卻一時說不出話。黑皮小簿還在地上半開，空白頁翻啊翻，像一張嘴在等人填它。

阿 伯：（再往前一步）妳恨我，我知影。妳怨妳阿母，我嘛知影。毋過妳真正毋敢看的是——妳若放手，妳彼个「本來應該按怎」的厝，就真正無去矣（不見了）。

△蘇菱雅終於退了一步，又一步。

蘇菱雅：（聲音已啞）至少那個家……比現在像樣。

阿 伯：像款？（指著裂掉的小木拖鞋）人看起來像款，內底嘛會裂開，有含痕（裂痕）。麪看起來好好，內底嘛攏是空。這世間無啥物真正無破空。

△蘇菱雅像再也站不住，猛地轉身就走。清潔車這次沒人攔她。她走到走道口，忽然停一瞬，背對眾人，像想說什麼，最後只吐出一句。

蘇菱雅：我今天來，不是來看你的。

△她快步離去。高跟鞋聲清脆而急，很快消失在走道盡頭。

△場上靜住。嬌嬌手裡還捧著那雙裂了一隻的小木拖鞋。姜燕把黑皮小簿撿起，合上，輕輕拍去灰。

嬌 嬌：（很小聲）阿伯，我幫你黏，應該黏會轉來。

阿 伯：（看著走道盡頭，半晌）柴頭的若有含痕，有時陣黏會轉來；有時，黏著咧，含痕嘛猶原佇遐（裂痕依舊在那裡）。

△姜燕把小簿遞給他。阿伯沒接，只把目光轉向唐舒云塔位。

姜 燕：阿伯，收起來吧。

阿 伯：（對著塔位，低低）伊猶原遮爾硬。硬甲親像妳。（停）嘛親像我。

△他終於伸手，把小簿收下，再一件一件把地上的禮物拾回白布上。

嬌 嬌：阿伯……逐年的生日，你攏會記得喔？

阿 伯：我無記，是伊記。我只是用手替伊做出來。

△遠處傳來隱隱誦經聲。

△冷白燈一盞盞暗去，只剩唐舒云塔位前一小圈光。

△暗燈。

第三場：甜中帶酸

場景：餐廳餐桌區。（過往時空）

舞台設計建議：中央工作台加白桌布與三副餐具，即成一家三口的用餐桌；後方小高台兼作吧檯／餐廳深處。餐廳感以麵包籃、酒瓶、甜點車三項標誌物為主，其餘氛圍交由暖燈、鋼琴聲與服務生走位完成。

人物：小菱雅、蘇父、唐舒云、老闆娘、兩名服務生

△【音效】第二場遠處誦經聲退去，接上鋼琴聲。輕，但不溫暖。

△服務生上場，迅速撤去供桌白布下的供具，另鋪乾淨桌布，擺三副刀叉、三只水杯。

△另一名服務生自左側工作檯端出一籃剛出爐的 Ciabatta，暫置桌側。

△蘇父抱著小菱雅上，將她放上椅子；唐舒云跟在後頭入座。服務生拉椅、遞菜單。

服務生：蘇先生，請。

小菱雅：（坐不住，兩手抓著桌沿往前探）爸比，這裡比上次還漂亮耶。

唐舒云：先坐好。椅子不是給妳搖的。

小菱雅：（立刻縮回去）喔。

蘇 父：（把菜單攤到小菱雅面前）今天妳最大。來，小壽星先點。

小菱雅：（看著一整頁看不懂的義大利文）我看不懂。

蘇 父：看不懂沒關係，妳負責挑甜點。

唐舒云：她晚餐都還沒吃，就先看甜點？

蘇 父：生日一年一次，皇后陛下通融一下嘛。

△服務生把麵包籃端上桌。

△小菱雅立刻伸手去抓。

△唐舒云拿起餐巾，輕輕拍她手背一下。

唐舒云：洗手了嗎？

小菱雅：（手縮回來，嘴一扁）有啦。

蘇 父：她今天有豁免權。（已經伸手掰下一塊麵包，遞到女兒嘴邊）來，先吃一口。

唐舒云：你不要每次都——

小菱雅：（已經咬下去，眼睛一亮）好吃！

△她兩手捧著麵包，翻來翻去看。又把麵包掰開，對著上方舉高。

小菱雅：爸比，這個裡面空空的！

蘇 父：那不是空空的，那叫孔洞。

小菱雅：孔洞？

蘇 父：嗯。發酵得好，裡面就會有大大小小的洞。這些洞，是麵包活過的證明。

小菱雅：（再看一眼，忽然大笑）它像拖鞋！這是一塊被咬過的拖鞋！

△蘇父大笑。

△唐舒云本來板著，聽見也忍不住一笑。那笑很短，但真實。

蘇 父：對，就是拖鞋麵包。妳怎麼那麼厲害。

小菱雅：（得意）那我以後要吃拖鞋。

唐舒云：是吃麵包，不是吃拖鞋。

△後方小高台一亮。老闆娘現身，手裡拿著一瓶紅酒，另一手示意服務生將服務車推下。

△她不等招呼，直接走到桌邊，把酒瓶放桌上。這個「不等招呼」很自然，自然得像她很清楚自己在這張桌子上有多少份量。

老闆娘：我在後面就聽到了。今天有人把 Ciabatta 叫成拖鞋麵包？

小菱雅：（立刻舉手）我！

老闆娘：（彎下身，笑看她）講得真好。小朋友，生日快樂。

蘇 父：（站起身）妳怎麼親自過來了？

老闆娘：壽星在這裡，我總不好只讓服務生招呼。（把酒瓶往蘇父面前一放）你

還是喝這支吧，已經幫你醒過了。

△唐舒云抬頭，看一眼酒瓶，再看一眼丈夫。

△服務生正要替三人斟酒，唐舒云伸手把自己的酒杯移到一旁。老闆娘示意服務生離開，她來就好。

唐舒云：我不喝。

老闆娘：（手上不停，先替蘇父斟了半杯）那就先給蘇先生。這瓶他向來——（話到一半，停住，改口）這瓶今天配麵包也合。

△唐舒云把菜單闔上，壓在桌邊，沒有接話。

△蘇父端起酒杯，先聞一聞，還沒喝。

△老闆娘看著他的動作，笑了一下——那種笑，是知道一個人習慣的笑。

老闆娘：我就知道，你還是會先聞。

唐舒云：（終於出聲）看來你們很熟。

蘇 父：舒云——

老闆娘：（搶在前頭）熟客嘛，總會記得一些習慣。開餐廳的，若連客人吃什麼、先碰什麼都不記得，生意怎麼做？

△她說著，順手拿起桌邊麵包刀，切下一塊 Ciabatta，放到蘇父盤裡。

△唐舒云立刻伸手，把那塊麵包夾到小菱雅盤中。

唐舒云：壽星先吃。

老闆娘：（笑容未收）當然。（又切一塊，這次放到唐舒云盤裡）蘇太太，妳也吃。

唐舒云：謝謝，我自己來。

△她把那塊麵包又放回籃中。

△桌邊一靜。小菱雅左右看看，抱起麵包猛咬一口。

小菱雅：媽媽，真的很好吃耶。妳吃吃看。

唐舒云：（低頭對女兒笑一下）妳吃就好。

老闆娘：小朋友嘴巴很準。（看向蘇父）蘇先生，上次你說這批麵糰若發得再久一點，香氣會更開。今天我特地叫師傅多等了一輪。

△這句「上次」一出，唐舒云的手停在刀叉上。

△蘇父這才把酒喝下去。

蘇 父：嗯，今天比較好。

唐舒云：原來你常來。

蘇 父：帶客戶來過幾次。

老闆娘：（接得很快）是啊，蘇先生很照顧我們生意。

唐舒云：照顧到你連他喝什麼、聞酒的習慣、女兒的生日都知道？

蘇 父：（把酒杯放下）妳今天一定要這樣嗎？

小菱雅：（停住，看看爸爸，又看看媽媽）爸比？

蘇 父：（立刻轉向女兒）沒事。（把麵包再撕一小塊，遞到她嘴邊）小雅，妳再吃一口，吃吃看今天這個有沒有酸一點。

小菱雅：（吃一口，想了想）有一點點。可是是好吃的酸。

老闆娘：（拍手）妳看，我就說她會吃。（轉身對服務生）把甜點車推過來，我想讓小壽星先看。

唐舒云：她正餐還沒吃。

老闆娘：看看也不犯規吧？

△服務生把甜點車推近，而後離去。

△上面有各式點心，還有一個生日蛋糕、蠟燭、銀色蛋糕刀。

△小菱雅一見，立刻站上椅子想看。

△唐舒云起身去扶她。

△蘇父也起身，兩人同時伸手扶住女兒。

小菱雅：（開心尖叫）有蛋糕！有蛋糕！

蘇 父：慢一點，別掉下去。

唐舒云：先坐好。

△小菱雅被兩人一左一右扶著坐回椅子上。

△這個動作短短一下，像他們還是一家三口。

△老闆娘站在甜點車旁，看著這一幕，拍了兩下手。

老闆娘：小朋友，妳今天想要什麼願望？

小菱雅：我想要每天都過生日！

蘇 父：小雅，那爸爸會先破產。

小菱雅：不會啊，你每次都帶我吃好吃的。

△唐舒云聽見「每次」，看向蘇父。

唐舒云：你也常帶她來這裡？

蘇 父：來過兩次而已。

老闆娘：（笑）第二次她就記得我們的麵包了。（對小菱雅）妳上次還說，長大要嫁給會做這種麵包的人。

小菱雅：（立刻大聲）我沒有！（想了一下）我說我要嫁給爸比。

△蘇父大笑，把女兒抱起來。

蘇 父：聽到沒有？我女兒最有眼光。

唐舒云：放她下來，這裡不是家裡。

老闆娘：（看著蘇父抱女兒，語帶玩笑）蘇先生真是會疼小孩。

唐舒云：（接得很快）他一向很會疼人。

△蘇父笑意一滯。

△老闆娘把甜點車再往桌邊推近半步。

老闆娘：蘇太太這句話，好像有別的意思。

唐舒云：有嗎？（拿起桌上的麵包刀，切一塊麵包）心裡有鬼的人，自然看什麼都像鬼。

蘇 父：舒云。

唐舒云：怎樣？我說錯了嗎？

△小菱雅被放回椅子上。

△她已察覺不對，兩手抓著麵包，不敢再說話。

△老闆娘伸手要替她整理歪掉的生日髮夾。

△唐舒云先一步，把髮夾扶正。

唐舒云：謝謝，我來。

△老闆娘的手停在半空一瞬，收回。她沒有憤怒，只是退了一步，像突然想起自己
己不該站在哪裡。

蘇 父：（壓低聲音）今天是小雅生日。

唐舒云：所以呢？只要她在，你就什麼都可以不講？

蘇 父：我現在不想吵。

唐舒云：我也不想。（指向酒瓶）可是她比我還懂你。（又指向麵包）她比我還
知道你會先吃什麼。（最後看向老闆娘）你要我怎麼不問？

△蘇父沒有立刻答。這沉默很短，卻夠長。

△小菱雅把手上的麵包慢慢放回盤裡。

小菱雅：爸比？

△蘇父回神，立刻從甜點車上拿起一只小盤子，放到女兒面前。

蘇 父：小雅，妳看這個點心上面有幾顆草莓？

小菱雅：（很配合地看）一、二、三……四顆！

蘇 父：那妳把四顆都吃掉。

唐舒云：她不吃加了果糖的草莓。

△老闆娘下意識接一句。

老闆娘：蘇先生也不吃。

△全桌一靜。

唐舒云：（慢慢轉向她）妳連這個都知道。

老闆娘：（這才意識到失言）我……做餐廳的，總會記得客人的口味，只是沒料到小雅也不吃……我以為小孩都愛吃……

唐舒云：妳以為？

蘇 父：（把椅子往後一拉）夠了。

△這一聲不大，但夠重，小菱雅嚇了一跳。

△老闆娘也往後退半步，甜點車被她帶得微微一晃。

小菱雅：（小聲）我不要吃蛋糕了。

△蘇父一聽，立刻彎身去抱她。

蘇 父：不是對妳。爸比不是對妳。

△小菱雅縮在他懷裡，不說話。

△唐舒云站著，看著他這樣哄女兒，反而更冷下來。

唐舒云：你總是這樣。

蘇 父：哪樣？

唐舒云：一有事，就抱著她。好像只要抱著她，大家就都不能再說下去。

△老闆娘站在甜點車邊，手扶著車把。

△她沒有再插話，卻也沒走。

蘇 父：（仍抱著女兒）妳今天是要在她生日當天，把場面弄成什麼樣？

唐舒云：不是我要弄成什麼樣。是有人根本不把我當坐在這桌的人。

△她伸手，把甜點車往外推開一些，讓它離餐桌遠一點。

△這動作很乾淨，也很明白。

△老闆娘看著被推開的甜點車，沒有再推回來。她站在那裡，第一次沒有話接。

小菱雅：（忽然從父親懷裡抬起頭）你們是不是在吵架？

△沒人答。她從父親懷裡滑下來，重新坐回椅子上。然後，她很認真地把自己的麵包掰成兩半，一半放到蘇父盤裡，一半放到唐舒云盤裡。這動作很慢，很用力，像她相信這樣可以解決什麼。

小菱雅：一人一半。

△三個大人都愣住。她再把中間那籃 Ciabatta 抱到自己面前。

小菱雅：這樣就不會吵了。爺爺說（用彆扭的台語）「一人一半，感情袂散。」

爸比吃，媽媽也吃。

蘇 父：（聲音軟下來）小雅……

小菱雅：我以後要學做這個。（拍拍麵包）拖鞋麵包。

唐舒云：Ciabatta。

小菱雅：對，拖鞋……Ciabatta。我要學會，做給你們吃。這樣你們就不會一直吵了。

△一靜。

△老闆娘把甜點車上的蠟燭插上蛋糕，輕輕點燃。她低下頭做這個動作，像也想把自己從這張桌子旁邊收一點。

老闆娘：小雅，那先許願吧。

△老闆娘低聲唱起生日快樂歌。

△蘇父和唐舒云都坐下。

△小菱雅閉上眼，雙手合十。她的臉在燭光裡很認真，像她真的相信願望會成真。

小菱雅：第一個願望，希望爸比跟媽媽都高興。第二個願望，希望我以後會做很好吃的麵包。第三個願望——（睜眼，看著桌上的 Ciabatta）希望你們都一直吃得到。

△她一口氣吹熄蠟燭。桌上一暗。

蘇 父：（勉強笑著）好。爸爸答應妳，以後一定吃妳做的麵包。

△唐舒云看著他，沒有接話。她只伸手，把剛才被小菱雅分到自己盤裡的那半塊麵包拿起來，咬了一口。

△老闆娘慢慢把甜點車往後拉。

△桌上只剩一家三口，和那籃被掰開的 Ciabatta。

小菱雅：（看著兩人，終於笑了）你們都吃了。

△蘇父也拿起那半塊麵包。他吃下去。唐舒云低頭咀嚼。

△三人同桌，各自吞嚥，誰也沒再說話。

△【音效】鋼琴聲轉低。

△其餘區域漸暗，只留餐桌區。

△桌上那籃 Ciabatta，在光裡像一雙雙靜靜擺著的鞋。

△暗燈，換場。

第四場：雨落舊厝

場景：蘇家舊宅／現時住處；過往時空的蘇家。

舞台設計建議：中央工作台回到舊廚房操作檯，只需保留麵粉、鋼盆、刮板、幾個失敗的 Ciabatta 與一只接水鋼盆；左右框架維持舊宅日常感，可掛抹布、收音機、舊信件等少量生活物，另有一矮櫃。過往時空不另搭新景，直接以同一套家具和暖冷光切換完成。

人物：蘇菱雅、阿伯、唐舒云

△【音效】第三場鋼琴尾聲退去，接上一記短促的烤箱提示音。遠處有雨聲。

△其餘區域暗，只留中央舊廚房。

△桌上已放著幾個做好的 Ciabatta：有的切開，有的掰裂，有的塌陷，有的外皮過焦。

△蘇菱雅獨自站在桌前。她把電子秤擺正，倒水、加粉、加鹽、摺麵、刮盆，一連串動作快而準，像在跟誰拚輸贏。

蘇菱雅：（低低數著）水，三百二十。酵母，二。鹽，六。橄欖油，十五。（摺一次麵）第一次。（再摺）第二次。（再摺）第三次。

△她把麵糰提起、折下、壓平。停。她切開桌上一個 Ciabatta，盯著孔洞看。看一眼，丟到一旁。再切另一個。仍不滿意，又丟開。

蘇菱雅：太小。（再掰一個）太濕。（再看一個）太醜。

△烤箱提示音又響。她拉開烤箱，取出一盤新麵包。

△外頭風雨忽然大了一陣。窗框被打得「喀啦」一聲。接著，廚房角落「滴」一聲。再一聲。再一聲。

△蘇菱雅不理，繼續切麵包。水聲變密。她終於轉頭，看見天花板一角開始滴水。她抓起桌上一只鋼盆，丟到滴水處。「叮、叮、叮」，水聲打在盆底，吵得厲害。她回身，還要去切麵包。另一邊窗縫又滲進雨絲，打濕了窗邊一疊信件與一台舊收音機。她快步過去，先把信件抓起來，胡亂丟到一邊；收音機剛抱起，門外傳來鑰匙轉動聲。

△蘇菱雅整個人一僵。門開。阿伯一手拿鑰匙，一手拎著抹布和一卷舊報紙進

來。他聞到麵包味，腳步停住。兩人對看。窗又被風打了一下。

阿 伯：……小雅？

蘇菱雅：（盯著他手上的鑰匙）你怎麼會有鑰匙？

阿 伯：妳無佇臺灣，這間厝嘛著愛有人巡。（低頭看一眼手裡那串鑰匙）妳若欲愛，我會還妳。

蘇菱雅：所以你就可以自己開門進來？

阿 伯：我無蹉佇遮。只是厝若無人巡，雨若拍入來，妳轉來看著的，就毋是一間厝。

蘇菱雅：這是我家。

阿 伯：我知影。

蘇菱雅：那你就應該把鑰匙還給我。不是等我現在看見了，才告訴我你會還。

△窗邊雨絲越滲越多。阿伯沒再回嘴，直接走過去把收音機抱離窗邊，又把那疊信件挪到桌上，並用舊報紙塞在窗邊，再伸手去壓窗。

△蘇菱雅看著他，火氣更上來。

蘇菱雅：不要碰。

阿 伯：批（phue 信）若澹去，明仔載就糊做一堆。（伸手往窗邊一摸）木條猶原佇遮。

△阿伯從窗邊矮櫃後摸出一條扁木條，熟練地卡進窗縫。窗聲立刻小了一半。蘇菱雅盯著他。

蘇菱雅：你連木條放哪裡都知道。

阿 伯：彼是我園的。

△天花板另一邊也開始滴。阿伯轉身，走到矮櫃最底層，拉開門，拿出另一只舊臉盆，擺到第二個滴水點下。

蘇菱雅：我說不要碰！

阿 伯：咧滴水。

△阿伯去換第一只快滿的鋼盆，把滿水那盆端到門邊，再換空盆回來。這動作一氣呵成，像做過無數次。蘇菱雅看著他。

蘇菱雅：你不是說你搬走了嗎？

阿 伯：著啊。

蘇菱雅：那你為什麼什麼都知道？木條、臉盆、什麼鬼東西放哪裡——全部都知道。

阿 伯：因為厝猶原佇遮。漏水的所在，嘛猶原佇遐。

△一靜。蘇菱雅把桌上一個 Ciabatta 抓過來，重重切開。切口還是難看。她把麵包摔開。

蘇菱雅：你講得真好聽。一副什麼都沒拿，只是在幫人看門。

△阿伯伸手去搬那台收音機，想把它放到乾一點的地方。收音機底下壓著的一張油漬舊紙，被他帶落到地上。

△蘇菱雅低頭，看見那張紙。那是一張舊西餐廳菜單，紙角泛黃，邊緣有油跡。上面有小孩歪歪的筆跡寫著「拖鞋麵包」，旁邊又有另一種較成熟的字，鉛筆寫著幾行配方：水、鹽、發酵時間。

△蘇菱雅彎身撿起。阿伯看見，也停手。

蘇菱雅：這是什麼？

阿 伯：彼張……（停）妳細漢紮轉來的（小時候帶回來的），妳袂記得矣（不記得了）？

蘇菱雅：（翻開）這不是我寫的。

阿 伯：頂頭彼幾字是妳寫的。下跤幾逝（下面幾行），是妳阿母後來記的。

△蘇菱雅手一頓。雨聲還在。滴水聲打在盆底。

蘇菱雅：她記這個做什麼？

△阿伯沒立刻答。只把滿了半盆水的盆往旁邊拖一點，換個角度接。

△過往時空慢慢亮起。同一個廚房，只是光線較暖。桌上不是一排做好的麵包，而是一團發不起來的麵糰、一張攤開的舊菜單、一只量杯。

△同一個阿伯仍站在場上，只是他順著手上的水盆，走進了另一個時空。唐舒云站在桌前，肩上披著薄外套，面前放著沒喝完的藥和一杯溫水。

唐舒云：你較細膩咧，彼片玻璃若予你搥破，看欲按怎賠。

△阿伯順著她這句，像很自然地接回那一天，走去同一扇窗邊，把剛才卡窗的動作又做一遍。窗聲小了一半。他再去把那只臉盆挪到滴水處。

阿 伯：破去才換新的。按呢一直拍，暗時妳閣毋免睏矣。

△唐舒云沒接話。她低頭看著那團麵，伸手壓了壓，又黏手，又塌。她拿起舊菜單，看一眼，再低頭照著量杯重倒一次水。

唐舒云：就是不一樣……為什麼？

阿 伯：（走到桌邊，看那團麵）這嘛是麪啊。

唐舒云：對你來說是麵包，對小雅……不是。

△她把那張菜單攤給阿伯看。菜單角落，小孩歪歪的字「拖鞋麵包」很清楚。

唐舒云：她爸帶她去吃一次，回來走一路，講一路，「拖鞋麵包、拖鞋麵包。」後來人不在了，她還是記著這個。我如果不學起來，她就一直等他回來。

△阿伯沒答。他伸手把桌上快被滴水濺濕的菜單移開，又把抹布墊到桌角。唐舒云拿起木勺攪那團麵，越攪越狼狽。

唐舒云：你手比較有力，幫我揉一下。

阿 伯：我？

唐舒云：揉壞也沒關係，反正這團已經沒救了。

△阿伯把手在圍裙上擦兩下，伸手去揉。一壓，整團麵塌得更難看。唐舒云忍不住笑一聲。

唐舒云：你這哪是揉麵？你這是要把它打死。

阿 伯：我毋捌這個（不懂這個）。我細漢食著的時陣，嘛是直接掰開就吞。

唐舒云：你也吃過？

阿 伯：著啊。細漢佇墓仔埔邊，偷食人的祭品。第一擺食著，想講這是啥物，

親像淺拖仔（拖鞋）。毋過真好食。

△唐舒云手停一下。再低頭去看那團麵。

唐舒云：所以你也記得。

阿 伯：有的味，食一擺就無去矣。有的，食一擺，就會留佇喙齒內。

△窗又拍一下。唐舒云回身去關火。她圍裙後面的繩鬆了，滑下來。她兩手都沾著麵粉，回頭。

唐舒云：你替我綁一下。

△阿伯停住。唐舒云沒轉身看他，只把背留給他。阿伯走過去，伸手替她把圍裙帶拉起，繞到背後，打一個結。他的手停一下，才放開。

△唐舒云轉回來，手背不小心擦過他的手腕。兩人都沒說話。滴水聲很清楚。阿伯往後退一步，要去搬那只快滿的盆。

△唐舒云腳下一滑，踩到濕水。阿伯一把扶住她的腰。兩人停住。盆裡的水「叮」一聲滴下來。

△唐舒云先站穩，從他手裡慢慢退開。她沒有道謝，只是走去把收音機打開。老歌很低很低地流出來。

唐舒云：開著。屋裡有一點聲音，才不會只剩我一個人。

△她把剛烤出來、還不成形的一塊麵包切下一角，遞給阿伯。拿起刮板又不自覺地攪拌新的麵粉。

唐舒云：（笨拙的台語發音）你吃看覓。

△阿伯接過，咬一口。他不閃，不躲，就站在她剛才站的地方吃。

唐舒云：怎樣？

阿 伯：外皮脆脆。內底猶未開，毋過芳芳（phang-phang 香香）。

唐舒云：什麼香？

阿 伯：（又咬一口）麵粉芳。油香。閣有……（停）有妳彼个手路。

△唐舒云動作停住。手上的刮板沒再動。阿伯把那塊麵包吃完，沒有閃，也沒有轉開。雨聲、滴水聲、收音機的歌，都還在。

△過往時空稍暗。阿伯端起那只滿水的盆，走幾步，又走回現在時空。現在時空亮回。他手上還端著那盆水。蘇菱雅還捏著那張菜單。

蘇菱雅：她學這個……是因為我？

阿 伯：（把水盆放下）著。伊彼時佇灶趺試足濟擺（她那時在廚房試很多次）。烘臭焦的、硬甲會使損人的、發袂起來的、軟甲親像麵糜的……伊一擺閣一擺重做。

蘇菱雅：你怎麼都知道？

阿 伯：因為我食掉足濟擺。

△蘇菱雅抬頭。阿伯沒閃，只是把另一只快滿的盆拖開，換上空盆。

阿 伯：伊講，小雅想欲食的毋是麪，是思念伊阿爸。

△這句落下，屋裡只剩雨聲和滴水聲。蘇菱雅低頭看著那張菜單上註記的食譜。

蘇菱雅：所以你也吃過。你們都吃過。只有我還一直停在那一天。

阿 伯：妳毋是停佇彼一工。妳是欲共彼工做轉來。（指桌上一排麵包）做一粒，無像。閣做一粒，嘛無像。做到規桌（整桌），猶原無像。

△蘇菱雅抓起桌上一個 Ciabatta，用力切開。切口還是難看。她把麵包摔到桌角。

蘇菱雅：對。因為我根本做不回來。不管是那個麵包，還是那個家。

△一靜。阿伯拿起另一個塌掉的麵包，手掌往下一壓。麵包陷下去。他鬆手，也彈不回來。

阿 伯：妳看。外皮硬硬，內底空空。親像妳。

蘇菱雅：你憑什麼這樣說？

阿 伯：憑我看妳做這一桌、切這一桌、閣摔這一桌。妳毋是咧做麪。妳是咧補一个空。補袂平，就閣做。閣做。閣做。

△蘇菱雅一把搶過那個被壓扁的麵包，重重摔開。

蘇菱雅：你懂什麼！這是我家的事情！

阿 伯：我知影。所以我才欲講。妳敢知影恁阿母其實……（停頓，思索怎麼說）妳阿爸紮轉來的這款麪，伊看著就反腹……

△蘇菱雅整個人一僵。她手上的麵包刀差點滑手。

蘇菱雅：（發啞）不要說了。

阿 伯：妳毋愛聽，毋代表無發生。妳會記著的是一袋好食的麩。伊記持的是彼袋食袂落去的物件。我會記持的，是第一擺食著這款麩，想講原來世間有這款味。

△滴水聲還在。兩人同時看向接水的盆子。

蘇菱雅：你是不是每次都這樣？東西歪了就扶正，水滿了就換盆，窗鬆了就拿木條卡住。好像只要你一直做，這個家就不會壞。

阿 伯：會歹啊。厝會老，壁會漏水，窗仔門會破。人嘛全款。只是會歹，無代表著愛隨伊去，會使補，就補。

△一靜。阿伯把那串鑰匙放到桌上。

阿 伯：鎖匙我囵佇遮（放在這裡）。

△阿伯轉身欲走。走到門邊，又停一下，沒有回頭。

阿 伯：妳這個人，足奇怪。厝門會記得鎖，心肝門煞攏毋肯拍開。門開一下，風才會入來。厝若攏無風，久嘛會臭。

△阿伯離去。門聲。之後，只剩雨聲。

△蘇菱雅一個人站在廚房裡。桌上是一排切開的 Ciabatta、一台收音機、一串鑰匙、一張油漬菜單。角落還有兩只臉盆，繼續接著滴水。

△她站著不動。很久。

△她伸手，拿起那串鑰匙。拿起來。又放下。

△接著，她把那張菜單攤平，壓在桌上。看著小孩寫的「拖鞋麵包」，再看母親記的那幾行配方。

△另一側過往時空極淡地亮一下。唐舒云也站在同一張桌邊，低頭揉那團始終不太聽話的麵。

△收音機裡有一點聲。兩個時空裡，兩個女人都在做同一款麵包。

△蘇菱雅沒有再數公式。她只是揉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

△【音效】雨聲漸小。不是停了，只是小了一點。

△其餘區域漸暗，只留中央舊廚房。灶上有一點微光，像爐火，像記憶裡某個傍晚的廚房。

△暗燈。

第五場：活人的工課

場景：靈骨塔走道／靈堂外。

舞台設計建議：不另搭完整靈堂，只將中央工作台覆素白布成接待桌，桌上保留簽名簿、香盤、毛巾、礦泉水等必要物件即可。後方以白布、誦經聲、花籃卡片與親友進出動線提示靈堂在更深處，讓場景辨識來自儀式感，而非大量花架與紙紮。

人物：蘇菱雅、阿伯、姜燕、嬌嬌、阿金、親友甲、親友乙

△【音效】第四場雨聲退去，接上冷氣聲、遠遠的誦經錄音、花架搬動聲、腳步聲。

△冷白燈亮。姜燕在推摺椅，嬌嬌抱著一疊毛巾和礦泉水跑來跑去。

△阿伯站在接待桌邊，把簽名簿、筆、香盤一樣樣擺正。

△後方還有人影搬花籃，靈堂顯然才剛設好，什麼都還沒完全就位。

△蘇菱雅從塔位走道那頭上場。

△她手裡拿著一個紙袋，走到母親塔位前，停一下，沒有上香。從紙袋裡拿出一小塊自己烤的 Ciabatta，掰一角，放進嘴裡。停。吞下去。再咬一口。再停。沒有表情。她把那塊麵包慢慢放回紙袋裡。

蘇菱雅：（很低）還是沒有。一點味道都沒有。

△她靠著塔位邊站著，像一時也不知道要去哪。

△這時，靈堂外頭忽然一陣騷動。

△阿金快步上。她穿一身黑，外套胡亂披著，手裡抓著手機、花籃卡片和一支筆。她妝容完整，但明顯已經撐很久。

阿 金：這個名字誰寫的？誰寫的啦！我媽名字最後一個字不是這個偏旁！

△親友甲跟在後頭，手裡還拿著另一疊卡片。

親友甲：花店那邊送來就這樣，我想說——

阿 金：你想什麼？今天每個人都很會想，就我不能想是不是？

△她把寫錯的卡片拍到桌上。

△嬌嬌嚇一跳，趕緊去壓住差點飛走的簽名簿。

嬌 嬌：阿金姐——

阿 金：不要叫我姐。今天不要。

△阿伯把那張卡片拿起來，看一眼，遞給姜燕。

阿 伯：姜燕，重寫一張。

姜 燕：好。

△姜燕去拿新卡片和筆。

△親友乙這時從後方靈堂裡面出來，手裡拿著手機。

親友乙：阿金，妳媽手機一直響耶。要不要接？

△阿金整個人一僵。

阿 金：不要拿出來。誰叫你們亂翻她的東西？

親友乙：不是啦，是剛剛護理師交給我，我想說——

阿 金：你們今天每個人都很愛想。要不要連她等一下穿哪雙襪子也幫我想一想？

△親友乙被堵住，拿著手機不知所措。

△阿伯走過去，把手機接過來，直接按靜音，放到桌角。親友乙默默退回靈堂。

阿伯：先回佇遮。

△阿金看見阿伯這個動作，像是更煩。

阿金：不要每一個人都替我做決定好不好？我媽是死了，不是我也死了。

△一靜。

△嬌嬌手裡還抱著毛巾，站在旁邊不敢動。

△姜燕已重寫好一張花卡，正要遞去，阿金又轉身。

阿 金：還有，裡面那個白菊花拿掉。她生前最不喜歡白菊。

親友甲：那要換什麼？

阿 金：我怎麼知道！你們一直問我她喜歡什麼、要穿哪件、花怎麼擺、照片用

哪張——（聲音忽然卡住）我哪有時間想這些？

△這句一出，她自己也愣住。

△姜燕把花卡放到桌上，順手把一張摺椅拖近一點。

△阿金沒坐，還站著。

△嬌嬌把一瓶水擰開，遞到她手邊。

嬌 嬌：妳先拿著啦。

阿 金：我不要。

△她手一揮，水瓶掉到地上，滾了出去。

△蘇菱雅在場邊下意識伸手，穩穩接住。

△全場短暫靜一下。

△阿金這才看見她。

阿 金：……妳怎麼會在這裡？

蘇菱雅：來看我媽。

阿 金：喔。（苦笑一下）今天大家都來看媽媽。

△阿金說完這句，自己先撐不住，別開臉。

△蘇菱雅把水瓶放回桌上，沒有再說話。

△親友乙又從裡面探頭。

親友乙：阿金，師父問，靈前那張照片要不要換成比較新的？這張看起來有點——

阿 金：（猛地回頭）不要換！……不要換了。就那張。

親友乙：好、好。

△親友乙縮回去。

△阿金站在原地，手指一直扯外套邊。

△阿伯把桌上的毛巾往她那邊推近一點。

阿 伯：先坐咧。

阿 金：我不要坐。我一坐下來，就真的像家屬了。

阿 伯：妳本底就是。

阿 金：不是！（一下亂掉）我今天早上還在想，等這兩天忙完，要帶她去買一件新的外套。她一直說這件穿出去太老氣。我還跟她說，妳整天不是在家就是在市場，是要穿給誰看——（越講越喘）結果現在你們叫我決定她穿哪一件躺著。

△她一下喘不過來。

△姜燕立刻把椅子塞到她膝後。

△阿伯上前半步，不碰她，只把自己的身體擋在她往後倒的路徑上。

△嬌嬌把水瓶又塞回她手裡。

阿 伯：坐咧。

阿 金：我不要坐！

阿 伯：坐咧。欲罵，嘛著愛有氣力罵。

△阿金腿一軟，整個人坐下去。

△一坐下，她手裡那瓶水終於握不住，掉到膝上。

△阿金一坐，就哭出來。

阿 金：她昨天還嫌我買的粥太淡……我還說，不吃拉倒。今天你們就一個一個問我，她喜歡什麼花、要穿哪件衣服、照片好不好看。我怎麼知道！她活著的時候，什麼都嫌。我哪知道她最後會喜歡哪一樣！

△她越哭越亂。

△姜燕伸手拍她背，一下一下，很穩。

△嬌嬌把散掉的花卡、筆、手機一樣樣收到桌邊。

△阿伯蹲下，把毛巾放到阿金膝上。

阿 伯：煩嘛會使。氣嘛會使。妳昨嫌伊煩，今日會哭，這無衝突。

△這句一出，場邊的蘇菱雅呼吸一滯。她本來要走，腳卻停住。

阿金：我不是不想顧她……我是……（哭到說不下去）我一直想說，等我這一檔

忙完。等我這個月比較閒。等我心情好一點。結果現在——（抬頭，妝終於糊掉）現在她最閒。

△一靜。

△嬌嬌本來想講話，嘴開了又閉。

△姜燕把阿金手裡快被揉爛的水瓶拿開，替她打開，再塞回去。

姜 燕：喝一口。慢慢來。

△阿金喝一口，立刻噙到。

△姜燕拍她背。

△嬌嬌把紙杯拿來，又把她手機完全關靜音，塞進包裡。

阿 金：（邊咳邊哭）你們不要一直顧我。她還在裡面耶。

阿 伯：內面有阮。這馬先顧妳。

△蘇菱雅整個人一震。她手裡的紙袋被她捏得更皺。

△靈堂內又有人探頭：「阿金，裡頭那件外套要哪件？」

△阿金一聽，整個人又要亂。阿伯站起來，對裡頭回。

阿 伯：紫色彼件。阿金講過矣。

△阿金愣一下，像沒想到他記得。

△阿伯回身，把桌上那張重寫好的花卡擺正，再把歪掉的白花扶起來。

△姜燕把剛剛踢偏的椅子推回原位。

△嬌嬌把掉到地上的水瓶撿好。

△三個人沒有一個人說「妳要堅強」，只是各做一件事，把亂掉的東西一樣樣扶回去。

阿 金：（看著阿伯）你怎麼什麼都記得？

阿 伯：工課（工作）。

阿 金：只是……工課？

阿 伯：每日的工課。

△阿金看著他，忽然又哭又笑一下。

阿 金：你們真的都很討厭。

嬌 嬌：（小聲）妳今天才知道喔。

姜 燕：嬌嬌。

△阿金終於大口喝水。她握著毛巾，慢慢站起來。

△姜燕把椅子推開，好讓她走。嬌嬌替她把披歪的外套拉正。

△阿伯把桌邊那張花卡遞給她看一眼。阿金看了，點一下頭，沒再挑錯。

阿伯：欲入去矣。一步一步來。

△阿金站穩。本來要往裡頭走，走兩步，又回頭，看見場邊的蘇菱雅。兩人都愣了一下。阿金哭得很狼狽，卻還是下意識把頭髮往耳後順一下。

阿 金：……妳還是看起來很兇。

蘇菱雅：妳也還是很吵。

△阿金邊哭邊笑一下。

阿 金：那就好。今天至少還有一樣沒變。

△阿金進靈堂。誦經錄音又起。

△場上暫時只剩蘇菱雅、阿伯、姜燕、嬌嬌。

△嬌嬌本來也要跟進去，走兩步又回頭，拿起桌上一條多的毛巾，塞進蘇菱雅手裡。

嬌 嬌：拿著。等一下若有人哭，總是用得著。

△嬌嬌進去。姜燕在旁邊把摺椅一張張推整齊，把翻掉的花籃扶正。

△阿伯站在桌邊，低頭把簽名簿、香盤、麥克筆、水瓶一樣樣擺回原位。

△蘇菱雅看著他。看著他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，把亂掉的東西一樣樣放回去。

蘇菱雅：你很習慣，是不是？

△阿伯手沒停。

阿 伯：啥物？

蘇菱雅：人一亂，你就知道誰該先坐下、誰該先喝水、什麼東西該先扶住。

好像只要你一直做，場面就不會散。

△阿伯把最後一支歪掉的白花扶正。這才抬頭。

阿 伯：這是工課。

蘇菱雅：只是工課？

阿 伯：若無欲做工課，欲做啥？陪人做伙亂是無？

△姜燕在旁邊停一下，像想說話，最後沒開口。

△蘇菱雅手裡還捏著那條毛巾。

△她慢慢坐到剛才阿金坐過的椅子上。

蘇菱雅：我還是吃不出來。（停）我剛剛在我媽前面，又吃了一次。還是沒有味道。

△阿伯沒馬上答。他走到桌邊，拿起她那個紙袋。袋口打開，裡頭那塊 Ciabatta 已經被她捏出指痕。

阿 伯：妳猶原閣咧做。

蘇菱雅：不然要做什麼？

阿 伯：食別項。

蘇菱雅：我現在吃什麼都一樣。

阿 伯：按呢嘛著食。無食，腹肚會枵。

△一靜。

△蘇菱雅看著他手裡那個紙袋。

△禮廳裡頭忽然傳來阿金失聲大哭。那哭聲比剛才更真，像終於哭出來了。

△蘇菱雅身體一震。

△阿伯只往裡頭看一眼，沒衝進去。像知道裡頭有人顧著。他把桌上的毛巾又折好一條，放著備用。

阿伯：活人哭，代表猶原有氣。無聲的，較驚人。

△蘇菱雅不說話。她低頭看著自己手裡那條毛巾。那毛巾剛剛在阿金手裡，現在在她手裡。

蘇菱雅：你剛剛對她說，氣也可以，恨也可以。那你現在要不要也對我說一遍？

阿 伯：妳有聽著矣。閣欲我講第二擺？

△蘇菱雅一愣。她像被堵住，卻也沒有真的生氣。

阿伯：妳欲氣，嘛會使。欲恨，嘛會使。只是妳若一直罔佇心肝底，味會先死去。

△這句一出，蘇菱雅整個人一僵。姜燕在旁邊，低低補一句。

姜燕：人若一直吞，吞到後來，喙嘛會麻去。

△蘇菱雅沒再說話。裡頭誦經聲漸穩。阿金哭聲也慢慢轉弱。

△暗燈，換場。

第六場：回甘

場景：深夜小吃攤

舞台設計建議：中央工作台改作深夜小吃攤桌，放上筷筒、醬料、面紙盒與幾張塑膠椅；滷鍋與備餐區可集中在一側框架，另一側維持前場殘留的生活痕跡，不必完全清空。整場重點在日常黃燈、鍋聲、蒸氣聲與三人同桌的距離變化。

人物：蘇菱雅、阿伯、秦夏生、小吃攤老闆（可讓 David 代）

△【音效】第五場誦經聲漸遠，紙錢聲、腳步聲慢慢散去。

△桌椅轉換。

△冷白燈退，換成夜裡小吃攤偏黃的燈。

△鍋蓋碰撞聲，湯滾聲，遠處偶有機車經過。

△阿伯先上，走到桌邊坐下。

△蘇菱雅跟在後頭，手裡還提著那個紙袋。她停一下，才坐。

△另一張小桌邊，秦夏生已經坐在那裡吃飯，一身下班後的簡便衣服，桌上是一碗滷肉飯、一盤燙青菜、一碗清湯。

秦夏生：（抬頭）……妳也來這裡喔。

蘇菱雅：（看到秦夏生，一愣）嗯。今天總遇到認識的人。

秦夏生：阿伯。

阿 伯：夏生，閣咧食？

秦夏生：剛下班。

△秦夏生低頭繼續吃。阿伯對攤內喊。

阿 伯：兩碗滷肉飯。一盤白菜滷。閣兩碗清湯。

△攤內傳來「好」。

△蘇菱雅坐著不動。她把紙袋放在腿上，沒有打開。

△阿伯拆一次性筷子，放到她面前。她沒拿。

阿 伯：食一喺熱的。

蘇菱雅：我不想吃。

阿 伯：無愛緊。坐咧，看人食嘛會使。

△秦夏生把半顆滷蛋壓進飯裡，用筷子拌開。滷汁拌進白飯，油亮亮的。他吃一口，又吃一口，完全是下班的人在吃飯，沒有在理會誰。

蘇菱雅：（被秦夏生的吃食模樣吸引）你每天都吃這個？

秦夏生：差不多。（轉台語）緊、燒，而且毋免想遐濟。

蘇菱雅：不用想，真好。

秦夏生：（想一下）人若想傷濟，食飯嘛會親像做工課。

△蘇菱雅抬頭看他。這句不是看穿她，只是他的直話。

△小吃攤老闆送上兩碗滷肉飯、一盤白菜滷、兩碗清湯。熱氣一下冒上來。

△阿伯把其中一碗推到她面前。蘇菱雅還是不動。阿伯自己先拌飯，舀一口吃下。

阿伯：燒的愛先食。冷去就歹食。

△秦夏生那桌邊吃邊開口，沒察覺桌邊氣氛。

秦夏生：這個滷汁，頭家講伊阿公彼代就咧滷。鼎仔無洗過，攞是一直添料落去。

△他壓低聲音，像在說秘密。

秦夏生：所以彼个底味，其實是幾十年的物件。

△阿伯低頭喝一口湯，沒說話。

△蘇菱雅原本沒想理，聽到這句，忽然抬頭。

蘇菱雅：你剛剛說鍋子沒洗過？

秦夏生：（華語）對啊。就是一直滾、一直加。這個叫「老滷」。妳做法式料理，應該有類似的概念——底湯那種。

蘇菱雅：老滷的意思是，裡面有很多不同時間的東西，疊在一起。

秦夏生：著！（有點興奮）所以妳無法度講它是佗一工（哪一天）的氣味。（轉華

語)它就是……全部時間的味道。

△蘇菱雅看著碗裡的滷肉飯。她慢慢拿起筷子，夾一口白飯，放進嘴裡。停。沒有表情。吞下去。

阿伯：按怎？

蘇菱雅：（很慢）燙。

△阿伯沒再問。秦夏生還在自顧自說。

秦夏生：阿伯，你以前嘛是按呢學的嗎？綴人煮食？

阿 伯：我無學煮食。我學的是別項。（停）毋過道理全款。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彼个手路是你的，毋是師傅的。

秦夏生：對，就是這樣。（對蘇菱雅）所以妳看，我佻妳走的路完全無仝。毋過Daniel 講彼个「氣」，我感覺佻這個有關——就是做到彼个物件，是對你身軀內底出來的，毋是對冊內底翻出來的。

△蘇菱雅又夾一口飯。這次停得更久。

蘇菱雅：書上的東西，沒有用嗎？

秦夏生：（華台語交雜）有用啊。我現在也在學看食譜，只是……只是冊內底的物件，著佻你家己的物件攪做伙，才會變成你的。親像這鼎老滷，你光添新料沒用，著予伊佻舊底融做伙。

△蘇菱雅低頭看著那碗飯。她再吃一口。還是沒有明顯味道。但她沒有像以前那樣立刻放下。

△阿伯低頭吃飯，沒有插話。

蘇菱雅：（對阿伯，忽然）你以前來這裡，是一個人來嗎？

△阿伯停一下。

阿 伯：有時一個人。有時……（停）有時兩個人。

蘇菱雅：跟我媽？

△阿伯沒有立刻答。他把湯匙放下，用手指轉了轉碗，像在想從哪裡開口。

阿 伯：有一陣仔，伊愛食這滷肉飯。

蘇菱雅：她從來沒跟我說過她喜歡吃這個。

阿 伯：有的物件，伊留佇心肝底，無講出來。

△蘇菱雅看著碗。

蘇菱雅：她留在心底的東西，很多嗎？

阿伯：（很慢）足濟（很多）。

△秦夏生察覺氣氛開始不對，低頭專心吃飯。他把湯匙碰到碗邊，發出很小一聲，又立刻放輕。

蘇菱雅：比如說。

△阿伯拿起筷子，夾起一塊滷肉，看著它。

阿 伯：妳知影這個滷汁，一開始是苦的嗎？

蘇菱雅：苦的？

阿 伯：八角囡傷濟（放太多），第一鼎是苦的。毋過老闆的阿公無倒掉。伊添料，添料，添料，添到彼个苦底，變做底味。到尾，無人食得出來彼个苦，只感覺足芳。

△阿伯把那塊肉放進嘴裡，慢慢咀嚼。

阿 伯：有的苦，毋是愛除去。是愛予伊沉落去，變做別的物件。

△蘇菱雅放下筷子。

蘇菱雅：你在說誰？

阿 伯：我咧講這碗滷肉飯。（停）嘛咧講恁阿母。

△秦夏生的湯匙停在碗邊。他沒有抬頭。

蘇菱雅：她是苦的？

阿 伯：伊彼段時間，足苦。（停）妳阿爸的後事，是我辦的。我彼時才知影，伊一个人扛的，足重。

蘇菱雅：我爸是……（停一下）他是突然的走的。

阿 伯：（很輕）著。是突然的。

△一靜。

△蘇菱雅低頭，像在等他說下去，又像不確定自己要不要聽。

△秦夏生忽然站起來，端著自己的湯碗。

秦夏生：我……我去叫老闆加湯。

△他走到攤內邊，背對兩人。沒有離開，但把空間讓出來。

阿 伯：妳阿母無予妳知影，是因為伊想替妳留一个完整的人。

蘇菱雅：什麼意思，完整的人？

△阿伯把碗慢慢轉了一下。像在找一個讓話說出來的角度。

阿 伯：妳阿爸，毋是一個人走的。

△蘇菱雅抬起頭。

蘇菱雅：你說什麼？我聽不懂！

阿 伯：（沒有閃開她）伊是佇別人的厝走的，咧別人的眠床頂走的。

△這句落下來，像一塊物件沉入水底。蘇菱雅沒有立刻說話。她的手在桌上，沒有動。

蘇菱雅：你的意思是……

阿 伯：著（對），就是妳想的彼个意思。

蘇菱雅：我媽也知道？

阿 伯：著，她知影，而且遐時陣伊腹肚內閣有一个囡仔。

△蘇菱雅的手指微微收緊。

蘇菱雅：……什麼？

阿 伯：後來無去矣，伊無予人知。我嘛是辦後事彼陣，才真正知影。

△蘇菱雅沉默。一秒，兩秒，三秒。低下頭，看著那碗滷肉飯，似乎在掉淚，又好像沒有。

蘇菱雅：（很輕，幾乎像自言自語）她為什麼不告訴我。

阿 伯：伊講，妳記持的彼个阿爸，是好的。彼个好，是真正有。伊無欲妳連彼

个嘛失去。

△一靜。

△攤內那邊，秦夏生還背對著他們，假裝在等湯。

△蘇菱雅看著碗，很久。

蘇菱雅：你說她喜歡吃這個。

阿 伯：著。伊講這個滷汁，鼻（聞）起來像伊細漢的厝。伊講這款味，安安穩穩。苦過了後，猶原有一點甜。

△蘇菱雅拿起筷子，夾一口滷肉，放進嘴裡。

△【音效】沒有耳鳴。沒有別的聲音。只有小吃攤最平常的鍋聲、遠處電視聲、機車聲。

△她慢慢咀嚼。停。這一次，不是某一種單獨的味。而是很多層：鹹底、甘味、很深的肉香、還有底下壓著一點說不清楚的什麼。像很多時間疊在一起。像她母親曾經坐在這裡吃這碗飯的那個晚上，和她現在坐在這裡，是同一張桌。

△她沒有哭。她只是繼續吃。

△秦夏生端著加好湯的碗走回來，坐下。他看一眼兩人，沒有問。低頭吃自己的飯。

秦夏生：（很小聲，像自言自語）這碗……今仔日特別好食。

阿 伯：（也很輕）天寒，滷汁收甲較緊。

△三個人繼續吃飯。

△日光燈的黃光很穩，照著一張桌、三碗飯、一碟青菜、一壺茶。

△蘇菱雅又夾了一口。這一次，她只是吃。

蘇菱雅：（停了很久，才開口，很輕）……苦過了後的甜味。

阿 伯：（點頭）著。

△一靜。桌上，三個人，三碗飯，都在吃。

△【音效】大同電鍋的蒸氣聲、電視的說話聲、遠處偶有機車過。

△小吃店的聲音，平常，持續，不停。

△燈漸暗。

△最後只留桌上那一圈黃光，照著三碗飯，和三個人各自低頭吃飯的樣子。

△暗燈。

——全劇終——